

课程名称：法律服务与司法管理技术_

学　　院：法学院_

专　　业：法律职业伦理

姓　　名：王嘉炜_

学　　号：2201010148_

人工智能技术能取代合规律师吗？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给律师行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但现有研究缺乏从具体业务领域出发考察这一机遇与挑战。新技术的出现挤占了合规律师的业务空间，但是绝不会取代合规律师。合规律师应当妥善面对业务准备、参与领域和工作重点的变化，增强自身技术称职性，实现人工智能发展与合规业务迭代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人工智能 合规业务 律师

一、问题的提出

工业 4.0 时代以来，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被应用于各个领域，引发了大量关于人工智能同人员就业、职业活动方式、社会劳动力结构等各方面问题的讨论，“人工智能是否可能在未来某天取代律师”也是其中之一。2023 年年初，由 OpenAI 研发的 Chat GPT 4.0（后简称为“GPT”）再一次引爆了这一旷日持久的辩论。由于 GPT 能够更好地追踪并管理文本以提供更加连贯和相关的回复；能够更好地处理模棱两可的自然语言并输出更为准确的答案；能够根据用户对答案的反馈不断调整其输出的答案以给予更好的用户体验等种种优势，GPT 被寄予厚望。由于 GPT 能够更好地追踪并管理文本以提供更加连贯和相关的回复；能够更好地处理模棱两可的自然语言并输出更为准确的答案；能够根据用户对答案的反馈不断调整其输出的答案以给予更好的用户体验等种种优势，GPT 能够被应用于写作大纲生成、问题咨询回复等用途。[1]不难发现，GPT 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像律师一样回答委托人的咨询、为委托人起草文书。如此一来，有“人工智能将取代律师”的言论也不奇怪了。

无论国内国外，对人工智能技术与法律职业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宏观层面的问题。关于“技术发展与律师职业的关系”这一话题的讨论已屡见不鲜，参与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之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较为传统，从人工智能涉及非法执业、维护职业主义、保护客户利益的角度出发，渲染新兴技术出现后可能带来的人工智能律师难以问责、算法黑箱导致法律服务不可控等问题；另一派则从降低法律服务成本，提高法律服务可得性的角度出发，主张应当尽可能地推动律师工作的自动化。作为新兴技术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给律师职业带来的影响也跳不出前述讨论勾勒出的框架。在前述讨论的基础上，人工智能能否取代律师成为了热门的话题。除了老生常谈的两分论辩之外，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和律师之间的关系是良性互动关系，二者都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与比较劣势，需要合作共赢，才能实现各自的良性发展，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2]还有学者使用具体的数据，通过建模的方

[1] Ray, Partha Pratim. "*ChatGPT: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background, applications, key challenges, bias, ethics, limitations and future scop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Cyber-Physical Systems (2023).

[2] 叶静：《人工智能在法律服务领域的应用》，载《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9 年第 3 期。

式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具体影响，最终得出技术是在改变法律职业，而不是简单替代法律职业。[3]然而，尽管有详实的数据支撑，也难以遮盖目前学界关于人工智能技术与律师职业的研究着眼点大多较为宏观的事实。现有的研究热衷于从抽象的角度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能否取代律师职业、人工智能技术给律师职业带来了什么方面的冲击等结构性问题，对中观、微观层面的问题着眼不够。

不仅如此，职业规则层面亟需对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做出回应。例如，全美律师协会在其新修订的《律师职业行为示范守则》规则 1.1 注释 8 中添加了律师”技术称职性“的概念："为了保持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律师应当与法律及其实践的变化包括相关技术的益处与风险并进，参加继续学习和教育……"。我国的律师法中却并未对此进行规定，有必要为后续立法中增设此概念和相关规定做准备。为此，不仅需要在宏观层面把握技术对律师行业的冲击，也需要在中观层面了解技术在律师具体业务领域的应用以及相关影响。在加深对技术和相关影响的理解的同时，为当前业务领域内的律师提供未来转型升级的指引。

在前述背景下，本文欲就律师实务中的合规业务出发，探究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会给律师的合规业务带来冲击？是否会在未来取代合规领域中的律师？律师应当如何调整自己适应潮流？

二、合规实践与技术机理

（一） 我国律师业的合规实践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尚有必要先划定律师合规业务的边界。合规业务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就笔者的理解看来，"合规"是指符合规范。规范包括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等对企业而言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合规业务萌芽于本世纪初，在我国的法律服务市场中的发展历程也并不长。对于合规业务的分类也众说纷纭。陈瑞华教授认为合规业务包括合规计划打造、合规尽职调查、合规内部调查、合规监管人五个方面。根据相关领域实务人士的描述，目前我国律师的合规业务内容大体上分为合规顾问、合规咨询、合规调查、合规培训、危机应对和合规体系六个方面。[4]具体来说：（1）合规顾问业务是指为企业提供常年的合规日常咨询；（2）合规咨询业务分为综合合规咨询、专项合规咨询、行业合规咨询。综合合规咨询是帮助企业全面梳理合规风险，或者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方面的咨询；专项合规咨询是指主要发生在企业出现某一经营环节或某一事项的合规风险及防范对策的需求；行业合规咨询是指就某行业的合规问题，摸清合规发展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3）合规调查业务表现为企业内部的反舞弊调查（即针对企业员工违规、违法和犯罪行为的调查）和合规尽职调查；（4）合规培训是指面向企业就合规形势、政策、事件及最新法律规定进行常态化的讲授，帮助企业员工增强合规意识，促进合规文化提升，提高合规管理水平的服务；（5）

---

[3] Remus D, Levy F. *Can robots be lawyers: Computers, lawyers, and the practice of law*, Geo. J. Legal Ethics, 2017, 30: 501.

[4] 姜先良：《企业合规与律师服务》，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四编。

危机应是指企业面对行政执法、刑事执法调查或者社会舆论危机时，提供合法有效的应对，助力企业度过危机，减少经济和声誉损失的法律服务；（6）合规体系业务，是指律师帮助企业建立和完善合规管理体系和主题合规计划的业务。

在前述基础上，笔者结合企业合规的实践顺序，将合规业务的具体工作梳理为：事前协助企业完成合规体系的搭建与面向企业员工的合规培训；事中监测企业员工的合规行为，并就企业遇到的合规问题提供咨询；事后对违反企业内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企业员工进行调查，并协助企业完成相应危机应对。

（二） 人工智能技术的运作机理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顾名思义即人工制造的“智能”。其基本的运作机理为，通过收集海量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从而为世界的某个方面建模，从这些模型中得到的推论被用来预测和分析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人工智能使机器能够从经验（即已有数据）中学习，从而逐步模仿人类的认知能力。它的最终目的是“……使电脑进行一些人类会认为是智能的行为”。[5]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一种机器学习技术，强调用机器模拟人的智能，其发展本身依靠对个人数据的大量处理。人工智能模拟的智能可以分为运算智能、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6]运算智能即根据运算法则迅速熟练计算，并且大量储存记忆的能力。感知智能即模拟人的听觉、视觉、触觉等各种感觉和知觉能力；认知智能即模拟人类分析、思考、理解、判断问题的能力。

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数据、算法和算力三项要素。三者之中，数据是质料基础，算力是计算支撑，而算法是核心驱动。在法律领域，人工智能需要的数据不仅包括狭义的、以数字形式呈现的数据，还会包括法律法规的规定、司法案例和行政处罚案例等。除前述三项要素之外，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人的调试和训练：人工的数据输入、人工编写和修改算法、人工修正人工智能提供的答案（这也是一种数据的输入）等等。

三、人工智能技术在合规业务领域的应用

（一） 我国的应用实况

目前，我国法律服务实务中使用较多的人工智能主要有以下三类：（1）以“小智”为代表的诉讼业务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律师解决发问、汇总证据、还原案件事实、计算返还数额、撰写判决书初稿等基础性、初步性的工作；（2）以“法狗狗”为代表的法律咨询人工智能，能够实现借助图像、语音识别、知识图谱以及证据指引等媒介， 为客户提供分析报告、案情预测等法律咨询服务；（3）以“法婵”为代表的律师协作管理系统，通过法律大数据、合同数据库和其他辅助技术协助律师管理案件办理流程，并提供律师事务所行政管理的辅助功

---

5 彭诚信、[德]托马斯·威施迈耶、[德]蒂莫·拉德马赫编：《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对话 2》，韩旭至、李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 页。
6 同前注，叶静书。

能。纵观现有的人工智能使用实践，大体上可以分为法律研究与电子取证、合同和诉讼管理、法律文件自动化、法律大数据分析四个场景。[5]不难发现，我国法律服务市场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还较为有限，人工智能展现出的功能也离所谓的“强人工智能”相去甚远，还属于“弱人工智能“。

具体到合规实务中，使用的较多的人工智能技术也无非（初步的）法律文件自动化和法律大数据分析。合规律师会使用 GPT 来帮助其完成法律检索、行业实践情况收集（涉及大量的数据收集与分析，以观察确定全行业整体的合规水准）、以及相应的处罚案例（以明确合规的底线何在），从而帮助其更快速地产出法律文件，但目前的技术尚无法做到完全由机器产出合规与否的法律意见与改进建议。

（二） 域外的应用实况

域外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较为成熟。例如，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律师 *Do Not Pay* 在伦敦、纽约等地得到普遍使用，已帮助 16 万多人处理了交通罚单，且成本极低；当你填写一份问卷调查表后，一旦法律机器人认定你合法，它就会帮助你开具一份抗辩授权书。越来越多的律师事务所（如 Linklaters）开始研发、部署法律人工智能系统，帮助提高工作效率，或者以低成本模式提供法律服务，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理查德·萨斯金在《明日的律师》一书中描述了多种对法律职业而言颇具破坏性的法律技术（*disruptive legal technologies*）。其中提及一项名为“嵌入法律知识”（*embedded legal knowledge*）的技术，可以将法律规则、原则转变为代码、算法、程式嵌入到我们工作的系统和进程中。所有的系统活动都需要按照预先设定的路径进行。系统提供的选项与模式选择是强制的、固定的，换言之，不合规、不合法的选项是不被允许的。举一个较为直观的例子，《劳动法》第十五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将该规范转译为员工系统中的算法后，可以通过自动识别员工身份证号中的年龄信息，或者对比员工自行选择的年龄与法律要求，判断员工的年龄是否符合《劳动法》的强制要求；亦或者设置采取员工无法在年龄界面选择小于 16 的数字的方式来履行企业的强制合规义务。如此一来，依靠一套预先设立的、合法的系统，即使是对法律法规完全不了解的人，也能够做出合规的行为。

之所以说这种技术颇具破坏性，是因为：“在规则嵌入的地方，不再需要律师来提醒客户注意具有法律意义的情况。同样，可能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的自动执行合同将能够发起行动并自动执行程序和条款，而无需律师的直接参与。”[7]从该设想描述的运作模式来看，这样的技术设想能在企业合规领域大展拳脚，尤其是能够帮助公司实现合规体系搭建、内部员工行为合规性的监测。通过系统、算法的保证，企业内的员工甚至不需要了解法律法规的规定也可以直接作出合规的行为；企业实装这样的系统后，也能在极短时间内保证质量地搭建起其内部的合规体系。同时，这也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培训成本、合规体系的搭建与运行成本。

---

[7] Richard Susskind, *Tomorrow’s Lawyers: An Introduction to Your Future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于此同时，该技术也会较大地挤占律师参与企业合规的空间，甚至会取代律师。

实际上，这样的设想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现实。例如，总部位于首尔的宇川（Yulchon）律师事务开发了一个以客户为中心的名为“AlgoCompliance”的数字合规系统，其算法可以监测政府网站的日常监管变化，并确定这种改变是否可能引发不合规问题。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笔者无法查到关于该产品的详细说明，无从获知其算法的运作机理。从其他论者对其功能做出的描述进行推测，这种技术只能实现初步的合规监管，但是问题并不因发现而得到解决。企业是否有必要解决这一不合规问题，企业应当如何改进内部体系以解决这些问题，仍旧仰赖专业律师的判断和指引。

（三）小结：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会挤占合规业务中律师的活动空间。人工智能技术相较于合规律师的优势就在于其低成本、高效率、短时间。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让网络安全与数据治理业务在颗粒度上完全可以细微至每一个字节，而不需要因为人力所不逮而不得不抽样；能够让计算机系统能够自主地生成、创造合规管理相关的数据，在降低自然人重复劳动的工作量、工作时长的基础之上，提升前述数据生成的效率、准确性、创新性和性价比；还可以担任企业常年无休的法律顾问、合规师等角色，而其提供服务的速度和成本是原来的几百分之一、几千分之一，甚至是几万分之一。[8]

毫无疑问，以 Algocompliance 和嵌入法律知识系统为代表的自动化合规技术能够帮助企业完成初步的合规体系搭建，通过强制性的程式实现员工行为的合规以节省合规培训成本；实时监测政府监管规则的变化，自动实现合规监测，识别出不合规问题，以方便律师和企业第一时间对此作出响应。如此一来，传统意义上的合规业务领域中就有近 60%的业务会被人工智能技术所挤占，加大了合规律师的业务压力。如何在这样的时代压力认清局势，找准定位，转型升级就成了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四、拥抱机遇：转变而非颠覆

（一）人工智能不会取代合规领域的律师

首先，法律法规本来就具有滞后性，人工智能凭借预先设定的算法（包括已有的法律法规）难以适应法律、实践的变化。 即使可以实现自动检测法律法规的变化，也难以仅凭人工智能完成”概念解读—合规体系搭建—实践行为分析与策略制定“的步骤。实际上，人工智能能完成的在于根据企业的合规体系判断企业及其员工的行为活动是否合规，并阻止明显不合规的事项。从本质上讲，不论是法律意见背后的论据， 还是法院判决的推理， 抑或是替代行动方案的法律意见， 如何使其合理化是逻辑分析的一个基本要素， 也是法律人的一项基本技能， 具言之， 即能够辨析和以清晰且连贯的术语阐明一组前提（这组前提可能是

---

8 《新成立的国家数据局给律师带来了好消息和坏消息 !》，载微信公众号 “合规”，2023 年 10 月 31 日发布。

事实认定、法律规定或其他因素）与从这些前提中得出的法律结论或建议之间的逻辑关系。对此，目前人工智能的算法逻辑与人类认知逻辑在基本原理的解释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人工智能输出的算法路径是正向逻辑，也就是基于一组数据，理解什么是最优决定或最有效的操作过程，人工智能缺乏逆向逻辑能力。其次，在企业的视角下，合规不仅仅是一项法律义务，还是一种塑造品牌形象的途径，合规需要合的”规“是一种底线型的规范，在这一底线上仍然存在广泛的制度架设空间，企业到底采取什么样的合规策略，需要合规律师站在客户的角度上与客户充分讨论决定。当下的人工智能技术充其量只是“弱人工智能”，无法代替律师完成上述工作。

（二）人工智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律师合规业务的执业模式

第一个转变在于合规业务准备的转变。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以极短的时间和极高的准确率完成监管要求的汇总与梳理、行业实践状况的收集与整理、处罚案例的汇总与分析，合规律师不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寻找合规依据上；但是对相关资料和数据的阅读、分析、解释仍然需要专业人士的智慧，合规律师需要将节省出来的时间投入到的研究中。第二个转变在于参与领域的转变。随着自动化合规技术的发展落地，合规培训会逐渐退出合规业务的舞台。相应地，合规律师需要参与到自动合规算法的编写，参与“法律规则-算法”的转变过程，保证自动合规算法的准确性。第三个转变在于工作重点变化。当前的合规业务更偏向于事前的风险防控，通过搭建企业的合规体系来防止企业员工作出违规行为。然而，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将事前风险控制在较低的范围内，合规律师的工作重点应当从事前的风险防控转向算法的监测，并根据企业员工的违规行为适时修改算法。

（三）合规律师应当积极面对挑战

合规律师应当积极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通过提升自身的技术素养，提升自己的“技术称职性”，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在合规业务中的应用。同时，要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大量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提升工作效率。此外，还需要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下，进行更深入的合规风险识别和管理，以适应新的工作模式。最后，合规律师还应当积极参与到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规制和伦理讨论中，以期在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未来，能够更好地保护企业和社会的利益。